顧東江曰提綱

羅念菴曰作結五段精切

江荆石曰以本字總道德仁義禮

修身類

○原始　黃石子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

顧東江曰時至德机是妙用

王公度曰以上未飾淡工

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矣

孫月峰曰聖賢修身行道不過如此

○求人之志　黃石子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禍省酒戒色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
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
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
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李爲霖曰此篇說盡修身治國之道子房所
以立功名于漢代黃子其功居多

○本德宗道　　　　黃石子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
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

此公竟因以上合請封禪王等字以下今封留研穀并章書中所以教子房者至矣

誠明莫明於體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圖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王龍谿曰篇中制事之方守身之要先後之機剛柔之用進退之權賢否之別成敗之數禍福之幾洞悉了了如燭照

曹正夫曰提出己字

○原己　　鹿門子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

書正本曰敎字宜上空字 害字照上殘字

矦爲賢聖者不曰巳乎是巳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于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巳者必能辱于人能輕巳者必能輕于人能若巳者必能若于人爲顏孔者非他實乎巳者也爲盜跖者非他殘乎巳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户庭名重于嵩衡道廣于溟渤者敬于巳而巳矣或曰所謂敬巳者不曰不能害巳乎如豎貂自宫能敬巳乎鮑莊刖足能敬巳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媢與直不同也所謂敬于巳者以道也害及巳

許應溫曰勞天下安萬世止堯舜禹之功以求道處

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于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腊其勞至矣于已安乎曰勞者勞于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于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児勞者歟嗚呼吾觀于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卑已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李嵩霖曰聖賢看已極重不肯枉道仕人所以兢兢翼翼保全道德耳至達則兼善天

茳定山曰此篇亦反補立意之深主意深取管仲之言先反駁管仲立論故駭世

孫季泉曰應起語以言警世者駭下爲官千分解

下澤及萬世雖勞心勞身汲汲于世者爲之道在故也此此篇講得痛快

○管仲言宴安　　東萊子

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引題出處）宴安酖毒（酖毒酒也以鴆鳥羽置酒人飲之者立死）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心如酖毒之能殺人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

方石林曰言成于憂勤而敗于宴安

東萊呂曰羊腸瞿塘引喩明切

李藹霖曰誰歟字隱隱誰又不曾不撰西

矣世之死于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于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憯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羊腸山名其地至險能敗人車）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于瞿唐（瞿唐峽名其水至險能溺人舟）而莫不仁于谿澗葢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于憂勤死于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

胡叔心曰以門字生四个出入

孫琴泉曰甚言衆惡之門不可入

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自葉之根皆宴安之謂也答言六者其葉而宴安其根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言賢明剛潔一入宴安皆為所化殺身滅國小則殺身大則覆國項背相望古今陷此禍者甚多豈不甚可畏邪甚于酖毒之可畏也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

陳頂裡曰結意構變化極警策

者去宴安取憂勤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竝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言衆人本欲宴安反得憂懼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李爲霖曰死于酖毒者少死于宴安天下皆是已奐醒萬世痴人至反覆辯難極變化之妙後以君子之明不先據之者作證又極其精確

皆是勸學第二篇

蔡伯石曰上三段喻學在漸染下方出正意

異也善假於物也生非異言與衆人同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言人不知學問其置身亦猶繫葦之危此甚言其愚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射干藥名如矢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根即白芷滫溺也香草浸于溺中則可惡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

子為霖曰以下見物各從類以類皆于從于學必慎于所立也

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木強為柱則任勞草柔則受束皆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薪于地若一火就燥而焚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儔同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所立謂學

汪几軒曰此論學之有益最切當

胡柄泉曰取喻最明爽

學問類

○勸學篇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氷水為之而寒於水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見商書說命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曾子曰三省吾身也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

沈凡軒日課
齋修身在敬
于学

問之大也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吳越貊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化道修身則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

流水有日無言學務求所積

學為聚乃見君子必專心于一者是積學淵本

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音佳半步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駑馬十度引車亦及騏驥之一躍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舍捨鍥刻也言立功在于不舍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蚓同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沈几軒曰此言學積則必著者

赫赫之功冥冥惛惛專默精誠之謂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衢四達之路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螣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梧鼠五技而窮梧鼠鼫也技能雖多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鳲鳩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君子執義當如鳲鳩之一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如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木潤淵

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在修身）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息）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遲）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觸類）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崇方山曰美其身所謂德成日章也禽犢猶即是予溺媒溺也

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樂之中和也使人得中和詩書之博也傳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春秋之微也褒貶沮勸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古之學者爲己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莊也蠕蠢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今之學者爲人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也爲己今之學也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獻饋之物故不問而告謂之傲戲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即讚

孫子巽曰處前敖文中和特微而反致言之

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同響學莫便乎近其人賢師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詩書故而不切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切近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以世矣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于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于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安抑也言不知通變將原先王本仁義則

沈几軒曰此言学本乎礼

宗方城曰三喻出之若戲而自懇々

王硯濤曰礼恭三句正繫

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在于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詘屈同頓即挈也順者不可勝數禮皆順也見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道言也憲標表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餐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散不自檢束問楛者勿告也楛惡也非禮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楊白石曰聖門一貫之學合千聖傳心之要即十六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性文匪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學也一以貫之乃爲善學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善或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

□□□□不 □□□□之 □□□知一 □□大矣

許子赤口許 書禮樂之數 □以貫通之 □□□人為 □□□□□ 功似不出此

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習禮樂書詩之數以貫串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為其人以處之擇賢人為之處除其善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正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學則不能傾移也生乎由是

荀子與門此
亦所習工夫
悅者悅此樂
者樂此君子
盡此而為君
子得此徹矣

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由于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故能應物）能定能應夫是謂成人（內自定外自應物乃為成就之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王鳳洲曰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令荀子而無性惡之說無以堯舜為僞無以子思孟軻為乱天下其勸學之功豈終外於名教哉

宋方城曰是子舜爲法于天下後世都是祖述來

何燕泉曰

李爲霖曰法言與語講得明白精懇幾令兩間無置不學者之足有功于後學深矣

○勸學　金門子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從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儼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榆流波豨芷若龍蒙視治

痛快芊力更高

錢鶴灘曰意祖老博而改局面尤緊處詳明

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號能無悚憚攫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質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蠃胄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璽君慈父雁行避景蘷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趎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餐連

袁元峰曰大席悟從弟子悠々欲不倦光天祿不重一句結束有許多乘時意思在

李爲霖曰學爲之言上三句指盡一篇主腦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問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李爲霖曰以法舜立意中間引喻明切有無限可嚀結以時難得以勸學者讀之憮然豆及之機趣更警策

○學行　法言　　揚子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墊譔學行原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

久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
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
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
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
木舌鐸之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
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或曰學無
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
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
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
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

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化他物爲黃金何以異於此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

貌思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愼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師者先正已而後能正人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

出汲答曰十
圍之木非朝
夕而成聖人
之德非造次
而立猶水之
滿而後進也

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下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圍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楽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是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

沈君典曰學術學顏即此是彼也

許敬菴曰追述淵源

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

王宗貫曰為學之効不爽如此

沈几軒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為山九仞工虧一簣皆由自畫

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見（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于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成（咸）謂子之治以不如丹圭（白圭名丹周人）之富曰吾聞先王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哉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

李爲霖曰以顏子來作結是好學之榜樣而末句更自悠然

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埊埊之至也或曰使我紆朱懷金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秪其所以爲樂也歟

王公度曰好學爲子雲一生本領首即以好學爲問答以天道之在茲聖門之速肖証之又以顏子習孔子實之立論數重無不

快心至學之爲王者事似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若仲尼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末結顏氏之樂與苦孔之卓正見聖門好學之全功處

著述類

五經　白虎通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

李爲霖曰送過著述之源

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四書曰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于孝經何

作五經諸書之由

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胡淑心曰此分結五經

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也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

李爲霖曰先揚後抑數盡離騷之旨

楊升菴曰詩亡之[illegible]于[illegible]故[illegible]以

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帝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楊升菴曰作經遡源五經立教纖毫不紊

○辨騷 文心雕龍 雲門子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屈原作離騷史記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淮南王劉安即淮南子武帝時安入朝獻所著內篇

辨騷也此述楚和之古也国風小雅淮蹤蕪之淡人已言之矣

王愛之使為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羿有窮君澆寒浞子二姚虞思君女以妻夏后少康）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民哲可謂妙才王逸（字叔師注離騷）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將乘六龍（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崑崙流沙則禹貢

李為霖曰此下數段互相發明辭發令人痛快

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議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

楊升菴曰摘其詩說此處

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豐隆雷師宓妃伏羲女娀音元契母簡狄也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地柱折夷羿彃日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木乃使羿射九日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木夫九首招魂云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土伯三目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觺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譎怪之談也依彭咸彭咸殷之賢大夫諫其君不聽以身投水而死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權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

而知惡也彥和欲扶風雅之切如此

楊升菴曰招魂穠豔而深華招隱幽秀而古朗

諳則知彼語其夸誕則知此固知楚詞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 宋玉作 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 音現 詭而惠巧招魂 宋玉作 招隱 淮南小山作 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 屈原卜居篇 漁父寄獨往之才 屈原漁父篇 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 王褒作 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

楊升菴曰山水循声而得貌節候披文而見時此極真之文也若綺書低偽感矣焉得真

楊升菴曰拾其香草句尤奇

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枚乘 賈誼）追風以入麗馬揚（相如 揚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音鬱）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相如字）假寵於子淵（王褒字）矣

蔡虛齋曰首數句叙事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烟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楊升菴曰耀豔深華四字尤盡一篇妙處皮襲美評楚詞幽秀古豔亦與此相表裏

○嚴陵說　無能子

光武微時與嚴陵為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于富春渚光武思其舊義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為天子而子

郁立齋曰以𨻶誘之以富貴

蔡虛齋曰以爵銜與貴富貴相形以榮辱欣動之也

莊定山曰以四海之內推

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艧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于一世名傳于萬祀豈與乖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沉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

出富貴來

批定山曰可謂塗泥軒冕

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于一二分中有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上木以廣宮室集綃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于螻蟻腐骨淪于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吾聞帝

劉立齋曰看貴賤一致以全光武之心

李為霖曰富貴不自我有故為强名若强名則人人皆能為之真於我如浮雲

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强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于昔蓋以誘我于强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强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强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强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强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

讀之令人熱心頓冷

漆左齋曰數語甚似老莊

亦不過于峩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廈被袞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擭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葦布一也食粒郄飢也膏鮮藜藿一也况吾汩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令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纓泛然如寄又何服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强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

鄒立齋曰大

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巳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爾子不恥反以我漁爲恥邪光武情於是不敢臣陵焉

王鳳洲曰昔范仲淹記光武得聖人之時先生以節高之子陵得聖人之清光武以禮下之又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公又有劉

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賢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記足以盡光武子陵之相尚以道詩足以盡子陵之廉頑立懦

諸子拔萃卷之六終